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十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

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

堯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

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說文

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章聲讀若施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
注中庸引作怵怵云怵怵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
乃曉告之執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執則有聲音故云
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卽是告曉之
諄諄然命之則懇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誠而執告之也

矣

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

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注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
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注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

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
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
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注**二十八
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注

南

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子丹

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疏

年三

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鞶厲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鄘人土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

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鄆鄆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濮之間春秋時尙戎狄雜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據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觀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

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
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
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熙所
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
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
獄訟者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
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
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
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徒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
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訟命入命
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
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聽其獄訟辨其獄
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獄訟
者搖鞞皆稱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
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爲訟此
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獄
不決其罪則不能確人情僞故爭訟之也蓋主獄訟
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
世叩閭擊登聞鼓
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

注

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

聽從人所欲也

疏

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見前此二語今文尚書無之阮氏

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

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

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乎

疏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

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

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益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卽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孟子曰：否不然也。

注

否不也不如人所言

疏

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

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卽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

與子

注

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
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
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
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
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
未久

注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

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

以藏處也

疏

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閭氏若璩釋地續云漢秣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

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荆
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
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
未之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
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
狸姓在周為傅氏見國語然犀解引徐自淇云二子
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
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托於傲
以成禪讓真無愧為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
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
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
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
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
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
曰崇高之北閭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州有
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
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
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
谷與箕山為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
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

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
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
注先叙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叙禹避商
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
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
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
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
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柎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
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
云陰卽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
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
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
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閭百詩非之其說良然
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譌
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舜禹益相去久遠其
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爲

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

者是其命祿也

疏

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

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

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爲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爲順橫爲逆從所欲爲而爲順也

無所欲爲而爲故爲橫也是其命祿也閔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

注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

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

故得有天下也

疏

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天之所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

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注

益值

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
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
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注

大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
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
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
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

毫反天子位也

疏

注大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殷

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旣沒太孫也是爲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旣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年中隔兩君秣有年所非湯歿之後卽爲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當以書序爲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旣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爲辭王氏鳴盛尙書

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秣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秣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秣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秣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既者追溯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秣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是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秣家以爲秣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秣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卽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初也乃僞作者并朔字去之改爲卽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爲奠殯告卽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卽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

爲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卽
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
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
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
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
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
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
紀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
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
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旣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
二年內占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
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己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
取便要其爲六年則同奈何作僞者竟謂太甲卽位
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
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閻氏若璩釋地又
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
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
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

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
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
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周氏柄
中辨正云湯都實存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
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
川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閻
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尙
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緣孔傳欲傳
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
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闕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
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
傳皆云處居也遷徙也又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又
通

字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

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注

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

也

疏

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宜也孟子私淑
孔子全得其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注人言伊尹

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疏

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

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仇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嬖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仇爲婚有仇以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耗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

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剽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屑而其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扶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是也

疏

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否不是也當同前後

章作否不也不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如是也奪三字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

注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

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覲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

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疏

○注有莘國名

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嫫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嫫者有嫫氏之女也又大嫫者武王之母焉後有嫫嫫氏之女於大嫫別之曰禹後嫫氏而湯妃則曰有嫫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佚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嫫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注雖以至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下之祿加之。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文見部云：覲，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覲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四馬也。千駟是爲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爲芥，故以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草釋之也。

聘幣爲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

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吠畝之中而無憂哉。樂

我堯舜仁義之道。

疏

注囂囂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開也。注云：囂然，閑暇

貌。淮南子本經訓云：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畎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注

幡反也三聘既

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

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

注

幡反也○正義曰

同荀子彊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天
反音翻幡然改變貌幡然卽翻然翻然卽反然也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天

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

誰也

注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

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

悟之將誰教乎

疏

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通

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

注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

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尙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

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挽我也

歸於絜身不汚己而已

疏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

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絜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注

我聞伊

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

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注

伊訓尙書逸篇

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
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疏

伊注

訓至誅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
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
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鄭康
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乎于亳。又云：征是三
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寶政論曰：臯陶陳謨而唐虞以
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曾見之
矣。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
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
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
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
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
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
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
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

誅之自之訓由史通猶猶卽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毫釋自毫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顓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旣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

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

白起王翦傳贊偷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

注

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

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疏

○正義曰孟子

對云不然故注言或以孔子爲然也戰國策衛策云
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
翟氏灝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
謂二字癰疽作雍雖待作寺瘡作脊史記孔子世家
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輾轉相推雍鉏雍雖爲
一人而癰疽亦卽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
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
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
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
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
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
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
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
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孟子曰否不然

也好事者爲之也

注

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

行者爲之辭也

疏

否不然也。正義曰阮氏

於衛主

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註

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

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

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

無命也

疏

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

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

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辭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辭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辭由卽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辭由則辭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

衛之讎由無嫌矣。汲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灝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大覽乃云：孔子行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人也。淮南秦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瘡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闕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注

孔子以道

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
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
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
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阯難不暇擇
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阯難何爲

主癰疽瘠環也

疏

注孔子至過宋。正義曰不爲苟

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
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
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
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
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

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
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
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
之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此微服過宋
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
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
宋臣爲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
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
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爲陳卿
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
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
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
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
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
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

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
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
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
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
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
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
遵殷之制以字爲謚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
者今據稱貞子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
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
騶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
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
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
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
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
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
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也主
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

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叙歸與之歎主遷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勢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贏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旣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按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空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

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輒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當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資皆未可知要與異口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

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繻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謚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阮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注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

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
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

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疏

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注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

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

疏

注人言然否。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展屨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

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攜作客貲者也
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
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得
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
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
有五穀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
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
五穀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
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
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穀辨言
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
此食牛也屢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
曰西入秦五穀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
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
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
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
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
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
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穀

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
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
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屢屨歌乃漢詞賦家所爲
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証亦非是史記言欲
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卽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
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
吾媵臣微之也請贖以五羖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
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於
楚則奚之素所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
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
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并贖奚之事亦屬
傳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爲不
根夫五絀五絀五絀五絀五絀五絀五絀五絀五絀
絀絀總俱以五言皆絀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
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絀是絀爲絲數益無可
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
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
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入秦戰
國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買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

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旣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不能引據徒割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地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大夫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麻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記詞以証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

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孟子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賸於秦之妄說

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通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

爲之設此言

通

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按勸記云不字衍文

百里奚虞人

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

通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

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

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

通

晉人至奇諫。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

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據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

在晉南號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
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
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
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
地乘備馴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爲美徐氏
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閻氏
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
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
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
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
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
又見成五年杜但注云晉地
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
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
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
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注百

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千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千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注

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

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疏

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

節之首蓋謂奚所以不諫者知虞公之不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卽申此二句之義知卽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振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

其不可諫而卽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
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
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
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
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
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
之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與
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人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
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灝考異云戰
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
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
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
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
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
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
以徹抉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
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
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子

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寧退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旣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

爲苟合而違正也

疏

不爲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孟子正義卷十九終

姪廷

琮彌

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

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畱意者也義見上篇
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
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疏

伯夷

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伯夷叔齊論語
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
夷以讓國以耻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
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
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耻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
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
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耻粟採薇事史
卽可爲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
親稔其暴至於脯醢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
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疎臣欲諫正之
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耻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
不忍言因生事之旣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

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耻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污於已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爲聖之清○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
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
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
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
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
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
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
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
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
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
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
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
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母邃注作貪
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
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
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
鈍廉之義爲稜稜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鏑二者正相

對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懦於諸侯注云懦弱也說文心部懦鰲弱者也故以懦爲弱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

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疏

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鄩五鄩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國云鄩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小卽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鶉鳴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卽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挐澆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卽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旣是淺則厚卽是深故云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

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注

淅漬米也不及炊避

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

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疏

注漸漬米也至亟也○正義曰說文水部

云澆浚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漸而行漸次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漸米也

爾雅澆澆漸也孟子注漸漬米也凡釋米漸米漬米

汰米澆米淘米洮米漉米異稱而同事漸箕謂之奠

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漬米不及淘扞而起之曰澆

萬章篇今澆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浚澆盜也說文涓漚酒也一日浚也鄭興注周官

甸師云漚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

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說文澆浚乾漬米也

引孟子孔子去齊澆漸而行今本澆作接所見本異

也澆之言竟謂澆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澆乾漬米爲

澆乾矣西漢叢語云異聞集引李吉甫南銘曰孟子

去齊而澆漸唐本作澆字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注

伯夷清伊尹任

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

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疏

注振揚

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一曰奮也揚飛

舉也

呂氏春秋必已篇云盡揚播入於河高誘注云

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

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

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

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其叩之其

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爲終條理按始

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

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卽治物以理
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
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
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
近時通解謂金鐻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
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
終此條理所爲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
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
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
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
故鄭注云振猶拊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
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
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倭收毛傳
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以收斂所始條理者智之事
載故名收焉軫與振亦聲近義同

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注

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

疏

始條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

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賢人之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

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

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

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疏

注以智至中也○正義曰說文工部云巧

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
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以巧比三
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爾
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爲三子之力所不可至
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爲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
承上力字至爲三子之力中爲孔子之力乃注云其
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
用巧意乃能中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
而用巧爲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清任和爲三
子似謂孔子以時爲中的三子各以清任和爲中的三
子自知不能爲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爲三子
之中的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
以力而以巧中的也
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
本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通解智巧卽
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力卽造詣獨到因乎應也聖
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

所以獨爲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疏

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

微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戴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桀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卽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徹中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止其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爲近廣雅列班

也布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

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得備

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

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

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僿也言嘗聞其大綱如

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

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

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

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

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
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禮記正義云鄭目錄
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
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鄭

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
 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
 春官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
 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當以孟子
 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
 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采遺文所致
 卽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
 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而已卽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
 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
 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
 合而必求合也然則奚其不合蓋注以周禮司祿官
 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
 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卽去亦其中一端就
 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
 矣是不足以及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
 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
 彼其放恣橫議之習已久秦至敢於燔燒三代之書
 諸侯皆秦也何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旣全去之
 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

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定負此枉於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据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一概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顯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類若畫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厭也故於所問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

五等也

注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

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疏

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

伯子男凡五等彼言王者之制故不數天子與此異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

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
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伯
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己也男者任也顧氏炎武
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
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
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
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
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注公謂至後
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
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五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
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
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
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
命爲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
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其餘
六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

疏君一

至六

等○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卽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

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鄧師每鄧一人百五十鄧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鄧長每鄧一人七百五十鄧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

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
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
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
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
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
二人庾人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
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
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
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
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
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鄼長
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鄼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
人各如鄙鄼之數凡五千有二十九人通計三萬一
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
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
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
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
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
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
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

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
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
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
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
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
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
上公爲大國三鄉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
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
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二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鄧
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八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
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
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鄧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鄧師皆
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
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
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
人鄧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鄧長二百
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
一十九鄧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鄧皆中士爲縣
正下士爲鄧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

一遂卿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
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
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
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
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
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
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
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在周官之爵曰公曰孤
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
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
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
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
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
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
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
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卽孤卿也大戴
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
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
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
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

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吏庶人在
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
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
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
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
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
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
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

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

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疏

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

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
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
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
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
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
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
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
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
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
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閭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
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
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
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
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
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
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
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

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

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卽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卽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尙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士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

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
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
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
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
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
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
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
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
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
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
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
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
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
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
禮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
不亦謬哉○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
虎通簡篇云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
昭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
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梁云周禮小司徒
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

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鄆爲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

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
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
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
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
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
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
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
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
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
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
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
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
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
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
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
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
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
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

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湯國七十里卽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的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旣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卽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強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太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成也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注

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

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

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

疏

注庶人至士者也○正義曰尊士

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
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
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
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
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
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卽此但未得正爵
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

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
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
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
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
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爲之是也孟子
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
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
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
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
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爲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
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
不命之士方爲賤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
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
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
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地方

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

注

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注

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

二分之一也

疏

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

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

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

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

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

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

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溪李

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

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
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
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
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止大
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常祿亦
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
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
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
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
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
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
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
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
夫同祿亦非况諸侯有大夫五人耕者之所獲一夫
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耕者之所獲一夫
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

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

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

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疏

耕者至爲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

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六人下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

者分或爲糞翟氏漸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絲省義未有鉏鋤也惟一云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

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

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

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卽田有子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云上

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
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也支部畋
平田也多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
田也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注云鄭司
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
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
卽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
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
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入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
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植之有殊
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
凡糞種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
濕用羶勃壤用狐植鹽用豕疆藥用蕢輕藥用犬秋
官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
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
著之此皆糞饒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
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

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卽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

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

之問

疏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注**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爲友謂相友以德也**疏**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

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卽包上貴

字而言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媾爲兄弟如

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

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媾親有疑不肯下

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

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

佑溫故錄云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

與之友矣

注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

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

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

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疏

注獻子至而

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
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
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
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闕臣五人
注云闕臣扞難之士未知卽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
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四等是以其德同也
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表儀禮釋官云
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
井爲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小國
之卿采地也此免餘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
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
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

眠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卽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爲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爲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歆羨之也有獻子之家謂有之爲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知有獻子之貴則獻子不與友獻子之不挾貴可知

非惟百乘之家爲

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

故曰事我者也

疏

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春秋時

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住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邾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鄒曾子辭於鄒君鄒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疆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

可同謚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卽季氏子孫世居
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俱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
降而稱費國之理卽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
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
故孟孫之郈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
公歟處父居郈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
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
謚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曾禁同
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
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
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額與郭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
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卽以
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
皆是也况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
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
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
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
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
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
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

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同列第四等敵般形近而譌順慎字通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註

大國之君如晉平

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

而已

疏

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

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爲卿大夫名顯諸侯
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問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
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
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
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
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此文爲平之譌其
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更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
重之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耻賊
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箕也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
亥爲絳縣人之名卽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
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旻
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蔬與疏通趙氏佑
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與悼之
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
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禍成方且違叔向築
虓祁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
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
表見卽使不終於此而與其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
勢樹疏逖之勳哉孟子持以爲友道證未暇深論晉

也本末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

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

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注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

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

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

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

匹夫也疏注尚上至夫也。正義曰尚與上通論衡

須頌篇引尚書或說云尚者上也儀禮觀

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
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卽副宮也趙氏
以堯館舜於貳宰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
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
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
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
氏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設盛禮饗堯
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
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
更也故以更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卽上共
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
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
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
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

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注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

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
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疏

大聖之行千載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

云文王之行
至今爲法

孟子正義卷二十終

姪廷

宗校字